



在这次亲赴海地参加医疗救援的人群里，有这样一个总是笑脸迎人的女医生。在海地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看到的最多的表情就是惊恐、慌乱、愤怒和悲痛，而这样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医生却用她的笑容展示给周围的人一种乐观和坚强——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她就是北京武警总医院妇产科医生，国际救援队成员张雪梅。

海地救援医生张雪梅

■ 本刊记者 熊 婷

“妈 妈，你怎么才来啊？”

看着儿子立在街口那瘦小的身影，张雪梅有些心疼。今天的北京遭遇沙尘暴袭击，黄沙漫天，气温骤降，街上行人寥寥无几，这孩子竟然那么听话地站在路口等着她“准时”来接，一等就是几十分钟，冻得直打哆嗦。

儿子上车之后，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没有主动跟张雪梅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念叨着：“我好像冻感冒了，都流稀鼻涕了。”

张雪梅无奈地看着儿子，心里满是歉疚和心疼，这已经是她记不清第几次接儿子迟到了。

作为母亲，张雪梅其实应当按时去接送孩子上下课，应当把照顾唯一的儿子作为最大的任务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可是像她这样的身份——北京武警总医院妇产科医生，中国国际医疗救援队的成员之一，很多时候她是没有“资格”去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比如就像今天，她又是因为病人太多，一再延迟了下班时间，把和儿子约好的十一点半足足推迟了半个多小时。

这样的“迟到门”在张雪梅和儿子之间屡见不鲜，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她不愿意习惯的习惯。有时候连张雪梅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后来给儿子补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不起，妈妈迟到了”，对儿子来说还有没有用。

唠叨的老妈：“我相信严母方出良子”

认识张雪梅的人所给出的评价里，大都会有一句“和蔼可亲”。她的笑容很亲切，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特别是在北京初春乍暖还寒的时节见到她，会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可是，从某种程度



儿子是张雪梅最大的骄傲

上来说，她的亲切和“好说话”是要分人的。

对病人说话，张雪梅总是轻声细语，耐心十足；但对儿子，张雪梅的要求很高，有的时候近乎苛刻。

“我对儿子非常严格，但是他现在都被我‘管成型了’，的确是个优秀的孩子”，张雪梅说到儿子，作为母亲的那份骄傲显露无疑。

张雪梅在26岁那年生下了儿子刘松轩，因为怕父母对孙子太溺爱，张雪梅和老公在工作繁琐分身乏术的情况下，还愣是坚持自己带孩子，这一带就是十年，“带孩子很累，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操持着，什么问题都要自己去处理，还得摸索着怎么个好家长，但是苦是苦点，累并快乐着”。

松轩和张雪梅的关系很好，平日里，孩子什么都会跟妈妈说，两母子常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聊天，连班上谁和谁在谈恋爱之类的“八卦”，他也会

饶有兴趣地讲给妈妈听。张雪梅很乐意跟儿子有这样的亲密互动，很愿意听听儿子讲述他的小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很愿意多花点时间去宠着儿子——对其他事情，张雪梅很放松，除了对于儿子的学习问题。

“这个是目前唯一的方式，小的时候要吃苦，要勤奋，没有付出以后哪会有出息？！”一提到儿子的学习，张雪梅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儿子现在的生活被安排得满满的，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有的是张雪梅为儿子“量身定制”的，有的则是懂事的毛毛自己选择的。一周七天，毛毛的自由活动时间只有半天。儿子忙，做老妈的也不可能闲着——儿子上课，张雪梅就得负责接送，负责一切的后勤保障，每天下班都是风风火火的状态：赶着接孩子下课、赶着给孩子做饭、赶着送孩子上学，飞奔于三点一线构成了张雪梅工作时间之外最常见的状态。

海地地震发生之后，张雪梅和武警总医院的几名同事以国际救援队队员的身份飞赴海地，代表中国执行医疗救援任务。因为发生地震的当天就要走，张雪梅根本没有来得及多说两句话，儿子又一次被她“丢”在了家里。

在海地救灾的张雪梅除了艰难地完成医疗救援任务外，依旧每天给儿子打电话，所有人都觉得她是在跟万里之外的儿子沟通感情，毕竟孩子太小，十天半月见不着妈妈还是会想念。直到有天，同住一个营区的维和部队战士惊讶地发现，张雪梅打电话给孩子的内容竟然是：“儿子，你今天的作业写好了吗？妈妈额外给你布置的作业你做完了吗？你一定要完成好每一项作业，不能找任何借口。”原来，张雪梅一直在海地“远程遥控”着在北京的儿子，就算是相距万里，孩子的功课可是千万不能落下的。“张姐，毛毛（刘松轩小名）好可怜啊，那么远还要被遥控”是战士们经常调侃张雪梅的话，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不论何时都挂着笑容的医生有着如此严厉的一面是很让人惊讶的。

在张雪梅的眼里，儿子一直都是自己的骄傲，他的懂事不是挂在嘴边的，而是藏在心里的。这次去海地走得急，直奔机场的张雪梅忘记了带手机充电器。儿子一个人在家里，因为年纪太小，他根本分不清哪个充电器是妈妈的，于是就把家里所有的充电器装进自己的小书包里，气喘吁吁地送到了机场。“妈，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你自己挑吧。”看着一字排开的四个充电器，看着大老远来送充电器的年幼的儿子，张雪梅觉得心里既心疼又欣慰。

有一个参与过汶川大地震和海地地震医疗救援工作的英雄妈妈，松轩

本来应该是很骄傲的，但是他表现出的，却是作为一个孩子最真实的情感。松轩的学校因为张雪梅参与海地救援，给他发了一个很漂亮的文具盒，同学们都相当羡慕，这个孩子却说，“我只想妈妈不走，我宁愿不要文具盒”。

刘松轩是一个很谦和的孩子，小小年纪待人待事都是有礼有节，从来没有和小朋友红过脸，除了有一次。张雪梅初听到儿子和科室同事的女儿吵嘴的时候很惊讶——儿子这个小哥哥的角色做得一直很到位，对这个小妹妹非常友善，现在两个孩子怎么可能真的拌起嘴来，而且看儿子的架势，还越说越较真儿。张雪梅正准备责备儿子，仔细一听，两个孩子吵架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自己。原来，儿子觉得张雪梅已经在08年去过了汶川，这次海地的任务就应该落到妈妈的同事身上，而同事的女儿却觉得

自己的妈妈就是不应该去。两个小孩子为了一个在大人看起来有些幼稚的理由，吵翻了天。而在张雪梅心里，儿子对自己的爱和依恋，没有因为自己的忙碌而减弱，相反地，儿子知道了心疼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她很欣慰。

张雪梅的家里，挂着一幅书法，上书大大的“忍”字。她说，这个字就是为了提醒自己，记得

封住自己的嘴，不要老在儿子面前唠唠叨叨。对于自己爱唠叨的个性，张雪梅感慨，“儿子初中了我就不唠叨了”——可是，这样一位“操惯了心”的老妈，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停止自己这种特殊的爱子方式呢！

体贴的妻子：“我老公从来不浪漫”

张雪梅的丈夫也是军人，工作的忙碌程度比起她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家是个很和谐的家庭，不过我老公啊，忙起来就什么都管不了了，我有时候生气着呢”，尽管嘴上挂着埋怨和责备，她的脸上却总是满溢着幸福的笑容。

张雪梅说自己的丈夫结婚之后就没有送过自己任何礼物。在这个典型的军人家庭，除了儿子生日之外，所有

的节日，包括他们俩自己的生日，都早已被普通日子里的茶米油盐酱醋所淹没。但是每个女人天生就是喜欢浪漫，所以直到现在，张雪梅依旧能记得丈夫当年唯一的浪漫之举。

那个时候的她刚刚从学校毕业，在北京武警总医院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丈夫。当时的年轻人之间，都流行用呼机传情达意，简捷

方便，但是张雪梅的丈夫却坚持给她写信，一周一封，一写就是几年，字里行间洋溢的温暖成为了张雪梅最珍贵的回忆，“足足好几百封呢”。后来有朋友笑言，她的丈夫是个高情商的人物——写信既显得儒雅，又可以展示自己的书法和文采，这样写好几年的坚持更是能打动张雪梅的不二法宝。

作为军人，张雪梅在丈夫面前一直都是坚强干练的形象。就算是丈夫说了几年要拍穿军装的全家福直到现在依旧没有兑现，张雪梅也少子在丈夫面前真正表现出自己的委屈。

唯一的一次哭，是因为丈夫的“原则性”。当时的张雪梅随武警总医院的其他同事，去大兴区参加一个反恐的医疗救护训练，历时两个月。其间，大部分同事都被安排回家，只留下了包括张雪梅在内的30多个人。领导规定，原则上留下的同志必须坚持到最后，但是有特殊情况的可以提前回家。张雪梅很想念儿子，加之训练告一段落没什么大的任务，她便决定回家。

兴冲冲地收拾完所有的东西，临出门前张雪梅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终于可以回家了。以为丈夫也会和自己一般欣喜，这可是分别一个多月之后的第一面，但是丈夫却只问了张雪梅一个问题——“你是被留下的那部分还是本来就被安排回来的？”当得知张雪梅是擅自做主回家，丈夫很严肃地说，“你是军人，服从安排是天职，你现在不能回来。”从几分钟前的兴奋不已到现在听到丈夫的话，有如被浇了一盆凉水，张雪梅再也控制不住，把所有的委屈都化成了眼泪，狠狠地宣泄了一场。

“他其实不是不知道我累，只是作为军人，他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别人不



海地归来，在众多来接机的人里面，张雪梅最高兴看到丈夫。



一样”，张雪梅提到丈夫的“铁石心肠”，心里自有一番别解。丈夫从小家境不好，幸好婆婆有远见，坚持再苦都必须要让孩子们读书的信念，丈夫有今天的成绩都是自己一步步奋斗来的。丈夫做人做事都非常踏实和实在，那些看似浪漫的行为在他心里，都是虚的。按照张雪梅的话说，“他不会主动送我什么东西，总是让我自己去买，随便我怎么买都可以”。

张雪梅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可以等丈夫有空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旅行一趟，这样一家三口共享天伦的时光在一个母亲、一个妻子看来，才是最为珍贵的。

往昔假小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转性的”

今年张雪梅36岁，本命年。

若不是张雪梅自己确认这个年龄，其实从她的穿着打扮不会觉得眼前这个很优雅的女人已经“奔四”，更无法相信她曾经是一个爱玩爱闹的疯孩子。

“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玩，假小子性格，从来也不按时回家，哪怕是半个小时，我也得‘挤’出来玩。跟我姐和我妹比起来，我是最不乖的。”除了打架，那个年代男孩子玩过的游戏，张雪梅基本都尝试过，活脱脱一个“假小子”。

可是，那个时候的疯是有限度的，

“不会出格”，张雪梅说，自己的骨子里还是有另外一面的——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沉稳内敛，操持一生家务的母亲做事雷厉风行，作为他们的二女儿，张雪梅既不像大姐一样严肃，也不像小妹一样胆小，而是综合了父母的优点，逐渐变得沉稳干练。

“这个变型过程很离奇呢，我都没有觉察，我小时候是个很直接的人”，张雪梅说，自己小时候的个性已经直接到可以随时“扎人”——还不管扎的是谁。

那个年代，流行看小本连环画，特别是在无聊的课堂上看书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张雪梅就常常那么做，但

是运气有的时候并不会一如既往那么好。有一次被老师现场逮到，把书没收了，还把张雪梅叫到了办公室谈话，小学时代犯错误，学生大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下次不再犯，老师也不会再追究。结果张雪梅开口的第一句话，绝非认错，而是“你女儿自己还偷偷看呢，你怎么不抓她，你凭什么只抓我！”当场气得老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张雪梅承认，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奥美”的人。作为军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像张雪梅这样愿意花时间打扮自己的人实在不多。问及她最大的爱好，本来以为她会说看书看电影之类“传统型”答案，结果张雪梅的回答是“逛街”。张雪梅爱美，也懂得如何让自己美，她追求品质却不浮夸，喜欢潮流但不张扬，如此“低调的华丽”也是从20多年前那个“假小子”身上看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改变的，也许自从进了部队，当了军医，特别是后来结了婚，慢慢变成熟了，自己其实也能感觉到自己在一步步变化中。”这样的性情蜕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很奇妙——这个因为感觉到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责任”而逐渐变得成熟的女人，如同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等待着吐芳盛放。

仁心医者：“我喜欢但是又害怕看到孩子”

这个是张雪梅的本职工作所承担的角色，却又超越了医生本来该做的。

作为妇产科医生，张雪梅接触孩子的时间非常多，按照她的说法，“在他们还是个小胚胎的时候，我就在B超里见过他们了。”张雪梅很爱孩子，不管是自己的。每当看到来检查的病人肚子里有小宝宝的时候，她都会

很高兴地告知病人有哪些注意事项；每当发现孩子有点发育不正常的情况，她有时候甚至比病人还着急；如果情况更糟糕一些，孩子保不住了，她甚至还会难过到掉眼泪。

“这是妇产科医生的通病，喜欢孩子但是又怕孩子，特别是害怕看到孩子受到伤害。”

海地执行任务归来，张雪梅还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牵挂。在迈阿密医院的大厅长椅上，有两个海地当地的婴儿哭闹不止，而且声音越来越弱，直到后来只剩下了犹如小猫叫声般轻微的哭声。两个孩子的奶奶坐在长椅边，无能为力地看着两个快被饿死的孩子——老人刚刚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只剩下了这两个不知道能活多久的孙子。当时的混乱局势下，医院里亟待治疗的受伤者已经堆满了各个角落，根本没有关注到他们，除了张雪梅。

没有带食物，张雪梅没办法让这两个孩子填饱肚子，她只能心疼地抱起其中一个孩子，孩子竟然突然就不哭了。张雪梅轻轻拍着孩子，把他哄睡着，刚一放下，孩子就仿佛知道失去了温暖的怀抱一般，重新大哭起来，这一哭，也揪住了张雪梅的心。她只能就这么一直抱着这两个命途多舛的孤儿，直到不得不开始正式救治医院其他伤员的工作。等到她结束了工作，那两个孩子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回国之后，那两个有过一面之缘的孩子的脸和哭声，常常在张雪梅的脑子里萦绕，挥之不去。张雪梅很清楚，在海地当时的混乱状况下，这两个孩子好好活下来的几率非常低，但是她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常常在和海地维和部队战友聊天时，问问他们当地受灾的孩子的安置情况——因为她知

道，如果海地的孩子们有了完善的救助制度的话，那两个有过一面之缘的可怜的孩子说不定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那就还有一点点活下来的希望，哪怕这点希望非常渺茫。

不知道何时能停止唠叨的老妈、站在老公背后辛勤持家的小妻子、爱漂亮爱奥美的昔日“假小子”以及怀有一颗仁慈之心的国际救援队队员……张雪梅的人生有很多面，或严格、或睿智、或仁爱、或亲和，如同一朵初放的玫瑰——“偶尔会扎人，却依旧因为其高贵和典雅而魅力无穷。”■

链接 <<<

中国国际救援队又称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成立于2001年4月27日，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地震局和总参谋部共同领导下，在武警总医院紧密配合下，由部队官兵、地震专家和医疗救护人员共同组建的队伍，主要任务是对因地震灾害或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建筑（构）物倒塌而被压埋的人员实施紧急搜索与营救。在承担了14批次国内外灾害医疗救援以及20批次冲突、反恐的卫勤保障、2008奥运紧急医疗任务后，中国国际救援队在灾害医疗救援领域不断积累经验，并开展相关科研项目，由该院完成的灾害救援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为灾害救援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级科技奖项，填补了国内灾害救援研究的空白，创新军地灾害救援机制手段。